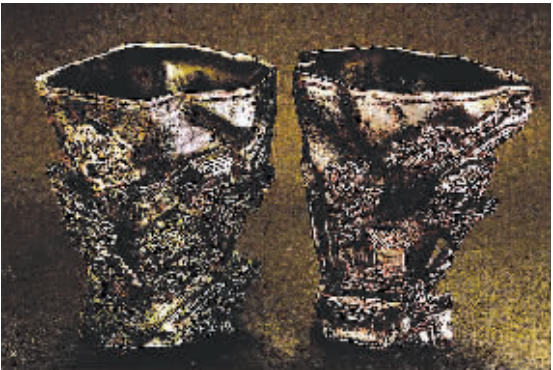


菲利普坐在伦敦国立画廊展览厅里等赛莉。她的倩影在他心中飘来飘去,这个不属于城市的清丽少女,花店里兰花杜鹃从中的矢车菊。在肯特郡的山乡采啤酒花的时候他已经想到要带她住在柴塞特郡的小洋房里陪他行医。是星期六下午,他喜欢坐在画廊里看画,想她,等她。她来了。他嗫嗫囁囁对她诉说许多藏在心里的话,他说他想要她。她说她不想毁掉他出国旅行的心愿。他说他其实已经顾不了那些了:“But don't you want to marry me?”她说:“There's no one else I would marry.”“Then that settles it”,他说:“I'm so happy.”赛莉笑得很甜说她有点饿了。他们走出画廊停在栏杆前瞭望特拉法尔加广场。出租车私家车公共汽车满街穿梭,路人熙来攘往,阳光一片艳丽。

我这一代的书痴谁都读过毛姆的《人性枷锁》,谁都讨厌 Mildred,谁都喜欢 Sally。一九七八年南洋庄大哥第一次欧游经过伦敦一定要我带他到国立画廊,一定要站在大门前瞭望特拉法尔加广场:“七百多页的小说最后几页的情景真难忘,”他说。“我太想走进小说里的这一幕。”也是星期六午后,满街的汽车满街的路人满街的艳阳,我蓦然瞥见大哥疲惫的眼神蒙上薄薄一层泪影。他是我在罗马的老朋友大林的表哥。那年,他先游遍意大利名都胜城再去法国看朋友,回程逗留英伦那几天大林嘱咐我陪他各处看看:“一个学贯中西的南洋世家子弟,没有结过婚,没有出过远门,麻烦你照料一下!”大林说。“集藏初版洋书大哥是专家,还有明清竹木牙角家传也甚丰,值得向他讨教。”

那四天三夜我请了假天天到旅馆接他出去玩,带他去找他要找的书店画廊古董铺。大哥快五十了,身材高瘦,满脸嶙峋,微微上扬的眉毛和常常下垂的嘴角是他人缘单薄的写照:有点孤僻,有点拘谨,有点自负。“这世界上到处是他瞧不起的人他瞧不惯的事,”大林警告我说,“你将就点儿吧!”我原以为到旧书店看书找书他会很高兴,其实不然。书店书架上的书一大半他瞄都懒得瞄一眼;近代当代名著初版他好像早就收齐了;一些装帧又别致又贵重的书他几秒钟内连价钱都不看就要了,脸上也依然毫无欣悦之色。“可以讲价的,”我提醒他。“省不了几个钱,”他说,“这样讲究的手工做一本书如今不多了!”我为他的沉稳惊讶也为他的洒脱惊叹。书店老板很快摸准他的脾性,从楼上拿出一本《荒原》,是 Virginia Woolf 和丈夫 Leonard Woolf 的 Hogarth Press 手工印刷的编号四百六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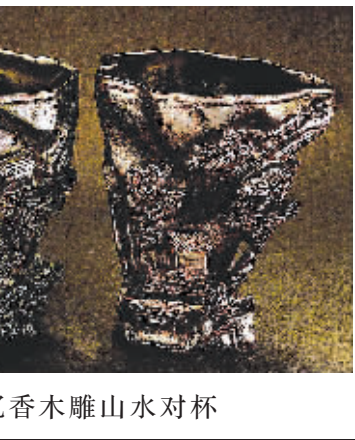
清初沉香木雕山水对杯

从 2000 年 7 月起参与上海世博会的申办和筹办、亲身感受德国汉诺威和日本爱知世博会的经历,是我人生的一种宝贵财富。2000 年 9 月,我来到德国汉诺威,一走进世博会园区,好大的场面啊!我们的车开到离园区边门约一公里处,管理人员就让我们下车了。一看边上的停车场,有六层高,每一层都是满满的。为世博会特设的轻轨电车,每一列都带来世界各国的参观者。由于园区很大,不少人或蹬跑车,或借一辆电瓶车,穿梭于各个展馆间,好不热闹。不少展馆门口排起了长队,蜿蜒蜿蜒。这么多观众耐心排队等着看一个个展馆,足以说明世博会的吸引力。我在汉诺威期间,世博会每天接待参观者超过 15 万。而汉诺威只是德国的一个中等城市,人口只有 50 多万。

本之一,有艾略特的签名题识,前一手藏家做了烫金皮盒珍藏。“Hundred and ninety pounds.”老板说。“Done.”大哥眉梢微微扬一扬说。现在,这本书伦敦叫价六七千英镑一本。

奇怪,伦敦许多生僻的街名甚名大哥都记得住,计程车司机往往都要先翻地图才敢接我们的生意。“都是小说书里读过的,”他淡淡一笑。“既然来了总想去念想念想!”他到 Paternoster Row 去找 Izaak Walton 住过的房子,说沃尔顿有一天从住所走路去看诗人 John Donne, 过不了三天诗人病逝了:“... and therefore never send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t tolls for Thee”。大哥熟读沃尔顿的名著《The Compleat Angler》,他说这本《垂钓大全》是英国十七世纪最清澈最丰美的随笔:“还有他写的 John Donne 传记,神品!”我在我的一本记事簿里还找到大哥抄给我看的两句诗“樵法写枝干,行草写花叶”。那是蒋士铨题钱大昕画白莲的句子,大哥在一家卖东方文玩的老铺子里买了一幅乾隆年间钱大昕的一本册页,画莲花,我问他那些画好在哪里,他不回答,要了我的记事簿写了这十个字。那天,我们在另一家古玩店里看到七八件明末清初的沉香木雕雅玩,酒杯、斋戒牌、罗汉、香插、笔筒、臂搁:“沉香?伽南?莫非真是清宫里流出来的?”

大哥这回终于流露了一点掩不住的心动,轻声告诉我说沉香是东印度和南洋一带的香料木材,明代永乐年间中国名工巨匠雕犀角、田黄那样讲究雕沉香,根部雕的山水笔筒和山水酒杯最值得玩玩:“这对小杯子这件笔筒和这件牌子太难得!”他都要了,照旧不讲价,连那支康熙官窑青花瓷瓶一算,那天他花了一大叠英镑。“听说王尔德专收藏青花瓷,”大哥忆回南洋之后大林来电话说。“在法国他还买了一件雍正官窑青花笔筒呢!”我忽然想起临走前夕庄大哥在 Cecil Court 重金买下一部王尔德的《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William Zaehnsdorf 装帧的,摩洛哥皮革封面漂亮得不得了。那天,庄大哥似乎格外高兴,请我到 Cafe Royal 吃午饭。“他收过一位入室弟子,很英俊,前几年在南洋撞车死了,”大林说。“大哥住的洋房从此叫伽南小筑,不知道为甚么。”伽南是最名贵的沉香,最古典的香韵。



2005 年,我于 3 月和 9 月两次参观了日本爱知世博会。比较汉诺威世博会,爱知世博会更具有时代感。爱知世博会将“自然的睿智”这个主题升华为一种理念,再融于世博会的每一个细节。爱知世博会园区建在一片山地上,主办方不用一颗钉子、不刷一滴油漆,修建了一条木头高架环路,只要上了环路,就能到你想去的展馆。这个设计是很富有灵感、也是很环保的。它没有改变世博园区的地貌,世博会闭幕后马上恢复原样。爱知世博会的参观人数达 2200 万。现在不到 1000 天,就要看上海世博会了。上海世博会园区 5.28 平方公里,将有 200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有 7000 万人

济南出了个雇凶杀人的人大常委会主任,行凶的又是个警队队长。此事传出,舆论哗然。有位原籍山东的老友谈到这时时说,“那边奥运倒计时喜气洋洋,俺山东地界出了这么件大案、丑事,真丢尽了山东人的脸。”我说,要说丢脸,那可是丢了党和国家的脸。幸好,事情报道透明,判决果断,一定程度上,亡羊补牢,把坏事变成了好事。贪官、坏官、恶官买凶杀人的事见闻多了。据说谁有兴趣“百度”搜索一下,可得约六万案例的结果。尤其令人发指的是,长恶不悛的犯事者中间不乏盘据政法、纪检等高位的官员。现在反贪剧不大在电视黄金时段播了,偶尔一见,发

夏天是木本紫薇花的盛大节日,公园里除了它似乎也没有大大咧咧地开红花白花的树了。它自夏及秋花开不败,亦名“百日红”并不过分。紫薇花裸露着满身肌腱的躯干,俨然如一位展示着青春健美的汉子。它不索要天文数字的出场费,但把风掌在手里的人都乐意用各种样式的扇子“啪嗒,啪嗒”地给它打高分……

读蔡平兄《一代文化战士金仲华百年祭》一文,往事竟又浮现脑际。提到金公,早在中学时期就知道他是位国际问题专家,对之颇为仰慕,应是从

识较早,该是因开书店的关系吧。新中国成立后,两人皆是无党无派的知名人士,交往逐渐多了起来,彼此了解加深,友谊也就日益增厚了。1950 年 11 月里二人同赴波兰华沙参加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据说大会开幕那天,从早晨六点一直开到午夜,其间他二人曾去场外喝咖啡作短暂的休息。当时,彼此大感兴奋谈及各自的感受。最后金还对巴说:“我们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吧。”这正是当时一代旧中国知识分子走向新生活的共同心声,此后,他们经常相逢,一起聚谈,一起学习,一起工作。我还忆及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他们曾一度在奉贤南桥蹲过点。那时在下正好在该县头桥镇乡下某生产队搞四清工作。

“文革”后的 1978 年的 8 月里,巴金在《怀念金仲华同志》一文里,一开始就深情脉脉地写道:“昨夜我梦见仲华,他握着我的手不肯放,反复地说:‘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你为什么不打来?下次不能这

爆炸声余音缭绕

陆谷孙

现贪官与奸商或黑老大密谋的戏,过去常放到高尔夫球场等私密场所去拍,现在多改在了办公室,当着小插座上的国旗和党旗,堂而皇之搞阴谋,倒像是有意要挑战或辱没了两面旗帜似的。这回济南爆炸案的特点在于,元凶是省会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那宪法里说得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归于人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

“八一三”事变发生时,我 12 岁,住在南市城里,事变前两天就看到弄堂里的大人在一起议论,东洋赤佬在虹桥飞机场挑衅肇事,一大批军舰开进黄浦江,上海又要打仗了。到了 8 月 12 日傍晚,报童们叫卖“号外”,喊道:日本总领事发出“哀的美敦书”(时称洋泾浜英语的最后通牒),限我保安队 24 小时内撤出市区。喊得城里的大人小孩顿时恐慌起来。第二天,果真传来了虹口、江湾那儿这里打那里打的消息。原来是日寇七次侵犯,其第一次是上午 9 时 15 分,驻扎在北四川路底江湾路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现在仍可见到这座占地约 30 亩东西南三面环马路的高层建筑物),派出一小队日军,由横浜路推进,跨越淞沪铁路,冲入宝山路口,以机、步枪向我保安队开火,被我击退。

战争,以第一枪为起端,牵住这个头,其后的发展变化也就容易知道。日军在宝山路打响的战争第一枪,虽还属于武装侦察性的前哨战,可正是企图在这一带打开口,向北攻我天通庵车站,解除对其司令部的威胁;向南直扑火车站,控制交通枢纽;向西展开兵力,夺取当年租界区外堪称上海心脏地区的闸北。“八一三”事变的第一枪,表明中国无国防,自己领土上嵌着几个日本租界这样的“国中之国”,上海的国境线不在吴淞口外的东海上,而在当年称谓东洋地界(虹口日租界)与称谓中国地界(闸北)接壤的宝山路西宝兴路口。

这第一枪,如同“九一八”、“一二八”、“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一枪,是旧中国屡经战争劫难的标志,但也吹响了全民族团结起来“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将抗战进行到底的号角。

样啊!”他笑了,我也一笑,他就醒了。……我的确欠仲华一次电话。十二年前那个晚上,他像平常那样打电话来,唤声“老巴”,便亲切地向我问好。我老实告诉他:我可能马上就要“靠边”,请他不要再来电话。等我的问题解决,我立刻打电话给他。他没有再讲什么,只答应了一声“啊”。这一声含着多大失望的‘啊’至今还留在我的耳边。从那时候起我就记着我的诺言。我常常考虑将来怎样跟他再通电话。我当时还相信会有那一天,我多么急切地等待着那一天。……可是不到两年我就听见仲华的噩耗。“牛棚”里的日子好像是醒不了的一场噩梦。”巴金更回忆说:“六十年代中有一段时期我们一些专业作家每星期六下午在文艺会堂举行漫谈会,也找人人谈谈深入生活的体会和出国访问的见闻。出席的人都是自愿参加的。仲华便是我们的座上客,他很赞赏这种心情舒畅,没有拘束的气氛。他不仅参加我们的交谈,他还详细介绍了他带着艺术团访问西欧的情况。可是这个漫谈会,后来也间接受到批评,无形中解散了。我对他谈起这件事,他淡淡一笑,说:‘到我

责,受人民监督。”按常例看,济南姓段的那厮,先前总也不外乎是党政大员,年龄过线,这才放到人大安置,至于其中程序是否民主,兹事体大,非我草民可以置喙;但这回雇凶在闹市当街制造恐怖爆炸,其效应不亚于本·拉登袭来,这“负责”和“监督”云云,只能是最无情的讽刺了。报上还发了一幅段某在东窗事发前官场发言时的照片,那屈指气使的模样,对照其自 2000 年以来的劣迹看,无疑又是一大讽刺。有人晒曰:腐败已成“前仆后继”之势。振裘提领,看来这政治改革再不提上议事日程委实是不行了。

“八一三”事变第一枪

万中原

家来谈吧。’在他家里,我们是无话不谈的,他并不限制我们,却常常把话题引到大路上去。”又还说:“他是那么善良,那么正直,那么乐观;他那么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热爱他的工作,一根红线贯穿着这一切,那就是他对党的感情,他一直靠拢党、紧跟党的。我今天也还想不通,他为什么要死。我真想念他。”从巴金夫妇口里我还知道金平时生活极为简朴,为人至孝。他敬爱母亲,母亲十分疼惜这个鰥居多年的儿子,母子相依为命,相互体贴,家里一派亲切安谧的气氛。八十多岁的母亲还做得一手好家常菜,让巴金夫妇大快朵颐,赞不绝口。巴金素重友情,敬爱朋友;萧珊更是个乐于助人,热心肠人,夫妇俩总觉得这个和睦家庭还应该多一点生活中应有的爱的成分,要为这位好友谋求一个相配的终身伴侣。等到两心相悦同意结婚时,岂料好事难成,不蒙领导批准,奈何!虽居高位身心却也不得自由的情况。可是这个漫谈会,后来也间接受到批评,无形中解散了。我对他谈起这件事,他淡淡一笑,说:‘到我

样啊!”他笑了,我也一笑,他就醒了。……我的确欠仲华一次电话。十二年前那个晚上,他像平常那样打电话来,唤声“老巴”,便亲切地向我问好。我老实告诉他:我可能马上就要“靠边”,请他不要再来电话。等我的问题解决,我立刻打电话给他。他没有再讲什么,只答应了一声“啊”。这一声含着多大失望的‘啊’至今还留在我的耳边。从那时候起我就记着我的诺言。我常常考虑将来怎样跟他再通电话。我当时还相信会有那一天,我多么急切地等待着那一天。……可是不到两年我就听见仲华的噩耗。“牛棚”里的日子好像是醒不了的一场噩梦。”巴金更回忆说:“六十年代中有一段时期我们一些专业作家每星期六下午在文艺会堂举行漫谈会,也找人人谈谈深入生活的体会和出国访问的见闻。出席的人都是自愿参加的。仲华便是我们的座上客,他很赞赏这种心情舒畅,没有拘束的气氛。他不仅参加我们的交谈,他还详细介绍了他带着艺术团访问西欧的情况。可是这个漫谈会,后来也间接受到批评,无形中解散了。我对他谈起这件事,他淡淡一笑,说:‘到我

样啊!”他笑了,我也一笑,他就醒了。……我的确欠仲华一次电话。十二年前那个晚上,他像平常那样打电话来,唤声“老巴”,便亲切地向我问好。我老实告诉他:我可能马上就要“靠边”,请他不要再来电话。等我的问题解决,我立刻打电话给他。他没有再讲什么,只答应了一声“啊”。这一声含着多大失望的‘啊’至今还留在我的耳边。从那时候起我就记着我的诺言。我常常考虑将来怎样跟他再通电话。我当时还相信会有那一天,我多么急切地等待着那一天。……可是不到两年我就听见仲华的噩耗。“牛棚”里的日子好像是醒不了的一场噩梦。”巴金更回忆说:“六十年代中有一段时期我们一些专业作家每星期六下午在文艺会堂举行漫谈会,也找人人谈谈深入生活的体会和出国访问的见闻。出席的人都是自愿参加的。仲华便是我们的座上客,他很赞赏这种心情舒畅,没有拘束的气氛。他不仅参加我们的交谈,他还详细介绍了他带着艺术团访问西欧的情况。可是这个漫谈会,后来也间接受到批评,无形中解散了。我对他谈起这件事,他淡淡一笑,说:‘到我

十日谈

我与世博

明起刊登一组《夏日读书》。责任编辑:贺小钢。